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  
143



12  
1411  
143

詩本義卷第十二

歐陽氏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為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為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說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

言又事之二  
廿七  
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  
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  
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  
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  
之也假之爲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  
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  
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  
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

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  
述成王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  
鄭以爲無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兢維人四方其訓  
之鄭於抑箋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  
成王即位之初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  
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  
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  
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  
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  
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  
臣受福自相勅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  
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  
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猶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  
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  
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  
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此  
君勅其臣之辭也莫疆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為  
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為法  
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疆於此此臣戒其君之  
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  
山大王依以為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鄭謂高山  
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與雲雨者衍語  
也何山不與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  
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  
高山少豈獨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  
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太王奄有之大王起  
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  
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  
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為作宮室又云岐邦  
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鄭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為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

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矣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

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

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

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警動之而諸

侯皆警懼而修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

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

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

之邦考其功過而黜陟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

四乃廿四  
頌者既已述巡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  
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者言王以武除  
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  
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  
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  
牟為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  
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  
今文尚書偽秦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  
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

維秬維糜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  
應堯之顯后稷為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  
民已為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為此說不  
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  
蓋其為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  
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  
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  
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為  
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  
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說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為  
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

而云天為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  
 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  
 天以為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喜為怪說前後不一  
 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秦誓  
 三篇得於河內女子其書有白魚赤鳥之事其後魯  
 恭王壞孔子宅得真尚書自有秦誓三篇初無怪異  
 之說由是河內女子秦誓世知非真棄而不用先儒  
 謂之偽秦誓然則白魚赤鳥之事甚為繆妄明智之  
 士不待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  
 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  
 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麩麥然言麩又

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  
 有二名因以麩為大麥然謂麩為麥之類或為大麥  
 理尚可通若謂來牟為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偽秦  
 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為何穀是毛  
 鄭妄信偽書不可知之穀臆度以為麥而苟欲遷就  
 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無他書所  
 見直用此一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牟為麥始出毛  
 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秦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  
 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  
 甚多而獨無來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  
 來牟為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為麥而於爾雅亦無

四  
他解詁旁考六經年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  
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亦當  
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  
也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毛但易士爲事而都無其說  
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  
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  
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  
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  
討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爲光明至於此頌云學

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爲光明可以悟矣而二  
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爲  
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荅羣臣見戒之意爾鄭  
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  
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  
待嗣君祭廟見羣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  
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之盲不惟衍說  
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爲難易之易  
毛鄭以爲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



不易無以天高為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  
 監見之況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  
 易哉云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  
 也成王乃答羣臣見戒之意為謙恭之辭曰維予小  
 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彊積學而增  
 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  
 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  
 而更無他說為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  
 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鑠王師者武

王之師也鄭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以事紂則鄭  
 又以為又王之師也二說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  
 是矣而遵養時晦毛鄭之說皆非也養之為言不待  
 訓詁而其義自明毛訓為取者苟欲曲就已之說爾  
 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為一事而毛鄭皆斷遵一  
 字獨為一義而養時晦又為一義如此豈成文理毛  
 以遵為率師鄭謂遵為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  
 毛謂率師猶以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鄭之說是詩人  
 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  
 紂此鄭之臆說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闇  
 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然率師取紂實是

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與毛不同爾若鄭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者是厚誣文王也紂為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目為殷之仁人蓋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猶冀可救於萬一孔子以其愛君之意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苟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為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為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

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為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說近世學者多以為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眾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為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躋躋王之造言躋躋然武功武王之所為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為有嗣矣實維

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駮

論曰有駮之義毛以為馬肥彊貌又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為衍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祿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祿食祿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為說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為興潔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

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為義疏者廣鄭之說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潔白之士慕其所為羣集於朝因謂在公為舊臣振鷺為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妄為分別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為衍說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鄭於周頌箋傳是矣

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潔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寘我鞀鼓毛鄭皆讀寘爲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鄭之說鞀貫而搖之非植鼓則寘不讀爲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

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北有聖敬日躋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也湯作大濩雖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亦必舉其大者據禮家之說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鞀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況鞀非植鼓乎書曰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引以爲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說商人作頌以爲祀湯之樂歌

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則得之矣古人作  
 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  
 牛肥腍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鍾鼓管磬之類是也  
 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為人子  
 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說皆非也且湯孫  
 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為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  
 為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為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  
 太甲於湯為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  
 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那所謂湯孫者不得為  
 太甲也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  
 至紂皆可為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

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為周自天下為周而微子封  
 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  
 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  
 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  
 商之何王鄭以為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  
 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  
 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聲也毛引禮記齊日之  
 說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  
 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  
 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執鼓次言

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侯助祭者皆悅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嘗可謂湯之子孫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為升是也其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為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為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間稱湯孫至於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為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為祖戊亦可以丙為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為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毛訓假為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為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猶同欲不得為和也因引和羹為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為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為和

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魯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為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載清酏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鄭何據而為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說也至於鄭解駸假無言以為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為解以就成己說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

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為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說也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酏賚我思成謂以清酒裸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羹者言調和此羹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駸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軼錯衡八鸞鷁鷁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

四百廿六  
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  
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  
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長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爲黑帝鄭惑識  
緯其不經之說汨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  
道自能識爲非聖之言然今著於箋以害詩義不可  
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云承黑帝而立子者亦宜  
去也書稱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  
武王載旆之類甚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

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  
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以苞爲本蘂爲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爲三王之  
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蘂也然則大者爲本  
小而附者爲蘂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  
三蘂也達生長也謂此三蘂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  
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截者蓋湯已爲天下  
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蘂并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三

歐陽氏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芟毛鄭皆謂蔽芾小貌芟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  
 人故舍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據詩  
 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  
 益非小樹矣毛鄭謂蔽芾為小者失詩義矣蔽能蔽  
 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樹之茂盛  
 者也

日月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也其

鄧子珍

詩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  
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  
無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  
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者非也妻之事  
夫尊親如父母義無此理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  
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舊  
室被棄之辭也禁其新昏毋發我笱者言棄妻將去  
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尚不容安能恤其  
後事乎以見其妻雖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  
夫也鄭謂禁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

非也蓋舊室所以見棄者為有新昏爾尚安能禁其  
母之我家乎又云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者亦非  
也據詩意後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  
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此賢者  
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執籥秉翟為伶官也萬舞  
正是惜其非所宜為也豈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足  
為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  
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

己國之恩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于衛衛思厚報永為兩國之好爾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琚寶玉取厚報之意爾豈以為玩好也  
 擇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曰擇兮擇兮風其吹女鄭謂風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之矣又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是矣鄭謂羣臣無其君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和之者非也詩人本謂擇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和爾如鄭之說與上文意不相屬非詩人之本義國君以伯叔稱其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其

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此詩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說為非就如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草有露為仲春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衍說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也其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如毛之說是寘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據詩文乃寘檀於清河之側爾初無俟清之意知毛之說非也詩

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寘於河干河水雖清漣然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用矣其下章伐輻伐輪義皆同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詩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謂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爾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顧子而不去爾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民於上位何論故舊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說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據詩農夫在田婦子往饁田大夫見其勤農樂事而喜爾鄭易喜為饁謂饁酒食也言餉婦為田大夫設酒食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義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猶所不取況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說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義本謂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

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祿勵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禮家之說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又曰既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衍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爾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也而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衍說也鄭氏解詩常患以衍說害義如其所說則未仕之人不

見君子而不得教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有言宣王命方叔爲將以伐荆蠻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爲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鄭於此篇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於不芑之義天之以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鄭又謂和台甲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迂疎

歟弁刺幽土也

無新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

幽雪先集結帝等云喻幽土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

王甚如先言大雪非言音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

九族有漸言危亡有漸爾言國將亡必先離其九

族如雪將降言先下言言霰必有雪見九族離心

必亡言理言其下言云死喪無日無幾

刺幽土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

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頌

首王在在鎬豈樂飲言西鄭謂魚之依水草猶人

伊明王明王之時魚處於藻得其性則肥充詩之言  
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兩義也魚

深述事之言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

其生王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

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

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爾其義止

於如此言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

本意

刺留土也其詩曰帝板板下民卒瘁者上帝天

也其以呼土而訴曰上帝板板者謂天宜愛養下民

而今皆病也其意如此而已毛鄭以為上帝

王者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為斥王者亦非  
 一之方蹶方虐方濟及天之曠民皆呼天而訴之  
 解也其謂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  
 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鄭說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  
 豈得為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  
 其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  
 訓摧為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為唯嗟也改字先儒  
 不取據詩摧當為摧壞之義謂早既大甚人民饑饉  
 不能為國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爾故其下章又云  
 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而毛鄭皆謂先祖

文武為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  
 及先祖爾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  
 喪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  
 也其義與瞻卬同而毛鄭常以為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毛以為亦周鄭以為亦武庚者其說皆非也毛鄭之  
 意謂亦者又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為是此又為  
 是者為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庚者謂周人與武庚乘  
 白馬而微子亦乘白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言亦  
 多矣詩曰人之惡亦維斯戾者似因上文先

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云亦職維疾則又無所  
 因以此知其不然也卷阿曰鳳凰于飛亦集爰止鄭  
 以為亦衆鳥其義不通已見別論至其下章又云亦  
 傳于天則鄭更無所說菀柳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  
 鄭亦無所說蓋其義不通不能為說也至於人亦有  
 言亦孔之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因蓋亦  
 者詩人之語助爾然則亦白其馬者直謂有客乘白  
 馬爾況詩無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為說所以不  
 同也

闕宮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

謂依其身也天依憑而降精氣鄭之此說是用履帝  
 武敏歆之說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  
 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  
 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  
 上帝是賴者言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  
 爾

取舍義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謂綠間色黃正色者言間色  
 賤反為衣正色貴反為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  
 其義甚明而鄭改綠為祿謂祿衣當以素紗為裏而



反以黃先儒所以不取鄭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  
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已說則何  
人不能為說何字不可改也況毛義甚明無煩改字  
也當從毛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  
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其卒章曰叔兮  
伯兮裒如充耳毛謂大夫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  
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無聞知也據  
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  
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為長當從鄭  
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思保其室家焉其詩曰出其閨闈有女如荼毛謂茶  
英茶也言皆喪服也鄭謂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  
常考詩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疎  
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言女雖輕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為喪服  
當從鄭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  
亂其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謂鰈大魚也鄭謂  
鰈魚子也孔穎達正義引孔叢子言鰈魚之大盈車  
則毛謂大魚不無據矣鄭改鰈字為鯤遂以為魚子  
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桓弱不能

制強則敝苟不能制大魚是其本義苟如鄭說則小猶不能制大則可知義亦可通然鰥為大魚非毛臆說又其下文言從者如雲雨是其黨眾盛恣行無所畏忌以見齊子強盛宜以大魚為比皆當從毛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其詩曰四驪濟濟垂轡灑灑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謂文姜為淫穢之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然樂易無慚恥之色也其義甚明鄭改豈字為閭轉引古文尚書以弟為圉而訓圉為明以為閭明猶發夕也迂踈甚矣當從毛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毛謂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鄭謂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者謂不知為國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爾非謂其不取於民但食桃也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其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尚可取而食況國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而為儉嗇乎毛說為是當從毛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其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

之子碩大無朋毛謂朋比也鄭謂平均無朋黨彼其  
 之子曲沃桓叔也詩人但憂桓叔盛大將奪晉國本  
 不美其為政平均也毛以朋為比比者以類相附之  
 謂也無朋者謂桓叔盛大無與為比謂其特盛出於  
 倫類也義當從毛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  
 束薪三星在天毛謂三星參星也男女待禮而成若  
 薪芻待人事而後束鄭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  
 故嫁娶者以為候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在天則三月  
 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  
 三星而知鄭義為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

為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昏於義不類鄭謂因束  
 薪於野而見天星義簡而直故皆當從鄭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  
 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  
 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  
 楚然如蜉蝣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君臣  
 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  
 修飾則是昭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爾與詩之  
 義正相反也當從鄭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冽彼  
 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鄭謂

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毛鄭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為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為童梁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齊于肉鄭謂或肆其骨體于俎或奉持而進之詩之大義毛鄭皆得之無所違異惟此一句雖不害大義然各為一說使學者莫知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鄭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降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古今雖相去遠矣其為天地人物與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鳥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間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識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詩本義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本義卷第十四

歐陽氏

時世論

案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  
 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  
 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  
 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  
 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  
 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義皆  
 不合而為其說者又自相牴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  
 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

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  
 耳采芣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  
 人乃太妣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應草蟲  
 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  
 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  
 詩皆述文王太妣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  
 聽訟何彼禮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  
 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  
 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  
 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  
 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

文王太妣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  
 太妣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  
 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  
 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  
 二南所載文王太妣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  
 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  
 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  
 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  
 又自相牴牾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  
 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  
 公至于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妣爾何以為后妃何以

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沒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而齊魯韓三

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妣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妣始故於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

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  
 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  
 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  
 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  
 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雖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  
 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  
 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  
 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  
 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  
 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

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  
 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  
 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  
 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  
 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  
 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  
 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  
 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  
 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  
 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  
 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



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者而關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

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幽幽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則周公之詩也豈召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華武王之詩也不列於雅而寓於召南之風常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懿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爲晉久矣不得爲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爲

甚新而遂得爲鄭自漢已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柰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爲風雅頌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

其雅頌刪其繁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爲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爲之義訓恥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爲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此或繫於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

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眾說汨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

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矣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一篇之詩別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之義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樂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大王居豳興起王

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牴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成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然於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

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或以為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爾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

事吾可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  
 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  
 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入曰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闕宮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  
 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  
 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  
 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人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

荆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  
 也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  
 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  
 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  
 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  
 侯而魯亦與焉爾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  
 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  
 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  
 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  
 反見執于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  
 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烏有

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  
 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  
 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鄆齊侯來會謀救鄆爾由是言  
 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  
 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  
 及羣舒案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  
 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  
 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繆而詩所  
 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  
 說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  
 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

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  
 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  
 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十  
 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  
 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  
 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  
 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繆矣由是言之詩  
 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  
 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  
 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  
 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

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疎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柰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

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五

歐陽氏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為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  
 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於  
 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  
 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  
 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為泛儒矣非唯今  
 人易而不習之考於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  
 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



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  
 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  
 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成乎故  
 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  
 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  
 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  
 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  
 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辨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  
 者亦不為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繆妄蓋詩載關雎  
 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  
 之事廣闊遼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

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  
 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云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  
 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  
 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  
 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雖惡紂而主文  
 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  
 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  
 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  
 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

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  
 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  
 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  
 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  
 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  
 聖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  
 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別者  
 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  
 一也無異也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

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  
 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  
 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賢人之化乎  
 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  
 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  
 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  
 矣雅頌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  
 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  
 而別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  
 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  
 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

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妣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

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編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正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

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在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未諸侯而雅頌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說而不通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為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

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為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與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為

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欲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

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眾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閒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至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彼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豔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况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

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案法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兩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落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疆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眾人眾人

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  
 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  
 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  
 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  
 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  
 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  
 疆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真非疆乎特  
 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  
 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  
 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  
 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

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疆是矣豈  
 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  
 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  
 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  
 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予紂之  
 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案  
 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  
 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  
 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或曰商

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詩本義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毛詩綱目

周南 十一篇

關雎后妃之德

葛覃后妃之本

卷耳后妃之志

樛木后妃逮下

螽斯子孫衆多

桃夭后妃所致

兔置后妃之化

采芣后妃之美

漢廣德廣所及

汝墳道化行

麟之趾關雎之應

召南 十四篇

鵲巢夫人之德

采芣夫人不失職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



甘棠美召伯

行露召伯聽訟

羔羊鵲巢之功致

殷其雷勸以義

標有梅男女及時

小星惠及下

江有汜美媵

野有死麇惡無禮

何彼穠矣美王姬

騶虞鵲巢之應

右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邶國風

十九篇

柏舟言仁人不遇

綠衣衛莊姜傷已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衛莊姜傷已

終風衛莊姜傷已

擊鼓怨州吁

凱風美孝子

雄雉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

谷風刺夫婦失道

式微臣勸黎侯歸

旄丘責衛伯

簡兮刺不用賢

泉水衛女思歸

北門刺仕不得志

北風刺虐

靜女刺時

新臺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思伋壽

邶國風

十篇

柏舟共姜自誓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

桑中刺奔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蝮蝮止奔

相鼠刺無禮

于旄美好善

載馳閔衛之亡

衛國風 十篇

淇奧美武公之德

考槃刺莊公

碩人閔莊姜

氓刺宣公之時

竹竿衛女思歸

芄蘭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思宋

伯兮刺君子行役

有狐刺男女失時

木瓜美齊桓公

正國風 十篇

黍離閔宗周

君子行役刺平王

君子揚揚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

中谷有推閔周

兔爰閔周

葛藟王族刺平王

采葛懼讒

大車刺周大夫

丘中有麻思賢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美武公

叔于田刺莊公

大叔于田刺莊公

將仲子刺莊公

清人刺文公

羔裘刺朝

遵大路思君子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刺忽

山有扶蘇刺忽

蘄兮刺忽

狡童刺忽

褰裳思見正

丰刺亂

東門之墠刺亂

風雨思君子

子衿刺學校廢

揚之水閔無臣

出其東門閔亂

野有蔓草思遇時

溱洧刺亂

齊風 十一篇

雞鳴思賢妃

還刺荒

著刺時

東方之日刺衰

東方未明刺無節

南山刺襄公

甫田大夫刺襄公

盧令刺荒

敝笱刺文姜

載驅刺襄公

猗嗟刺魯莊公

魏風 七篇

葛屨刺褊

汾沮洳刺儉

園有桃刺時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十畝之間刺時

伐檀刺貪

碩鼠刺重斂

唐風 十二篇

蟋蟀刺晉僖公

山有樞刺晉昭公

揚之水刺昭公

椒聊刺昭公

綢繆刺晉亂

杕杜刺時

羔裘刺時

鶉羽刺時

無衣美晉武公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

葛生刺晉獻公

采芣刺晉獻公

秦風 十篇

車鄰美秦仲

駟驥美襄公

小戎美襄公

蒹葭刺襄公

終南戒襄公

黃鳥哀三良

晨風刺康公

無衣刺用兵

陳風 十篇

渭陽康公念母

權輿刺康公

宛丘刺幽公

東門之枌疾亂

衡門誘僖公

東門之池刺時

東門之楊刺時

墓門刺陳佗

防有鵲巢憂讒賊

月出刺好色

株林刺靈公

澤陂刺時

檜風 四篇

羔裘以道去其君

素冠刺不能二年

隰有萋楚疾恣

匪風思周道

曹風 四篇

蜉蝣刺奢

候人刺近小人

鳴鳩刺不壹

下泉思治

豳風 七篇

七月陳王業

鴟鴞周公救亂

東山周公東征

破斧美周公

伐柯美周公

九罭美周公

狼跋美周公

小雅 八十篇

鹿鳴燕羣臣嘉賓

四牡勞使臣之來

皇皇者華遣使臣

常棣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

天保下報上

采芾遣戍役

出車勞還率

杕杜勞還役

魚麗美萬物衆多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白華孝子潔白

華黍時和歲豐

南有嘉魚樂與賢

南山有臺樂得賢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崇丘萬物極其高大

由儀萬物得其宜

蓼蕭澤及四海

湛露天子燕諸侯

彤弓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樂育材

六月宣王北伐

采芑宣王南征

車攻宣王復古

吉日美宣王田

鴻鴈美宣王

庭燎美宣王

沔水規宣王

鶴鳴誨宣王

祈父刺宣王

白駒大夫刺宣王

黃鳥刺宣王

我行其野刺宣王

斯干宣王考室

無羊宣王考牧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

正月大夫刺幽王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小旻大夫刺幽王

小宛大夫刺幽王

小弁天子之傅刺幽王

巧言刺幽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

巷伯寺人刺幽王

谷風刺幽王

蓼莪刺幽王

大東刺亂

四月大夫刺幽王

北山大夫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

小明大夫悔仕亂世

鼓鍾刺幽王

楚茨刺幽王

信南山刺幽王

甫田刺幽王

大田刺幽王

瞻彼洛矣刺幽王

裳裳者華刺幽王

桑扈刺幽王

鴛鴦刺幽王

頍弁諸公刺幽王

車牽大夫刺幽王

青蠅大夫刺幽王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

魚藻刺幽王

采菽刺幽王

角弓父兄刺幽王

菀柳刺幽王

都人士刺衣服無常

采芣刺怨曠

黍苗刺幽王

隰桑刺幽王

白華周人刺幽后

緜蠻微臣刺亂

瓠葉大夫刺幽王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

茗之華大夫閔時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

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文王有明德

緜文王之興由大王

棫樸文王能官人

旱麓受祖

思齊文王所以聖

皇矣美周

靈臺民始附

下武繼文

文王有聲繼伐

生民尊祖

行葦忠厚

既醉太平

鳧鷖守成

假樂嘉成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

板凡伯刺厲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抑衛武公刺厲王

桑柔芮伯刺厲王

雲漢仍叔美宣王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祀文王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

維清奏象武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祀武王

思文后稷配天

臣工諸侯助祭於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豐年秋冬報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季冬薦魚春獻鱠

雖禘大祖 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武奏大武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 訪落嗣王謀于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 小毖嗣王求助

載芟春藉田祈社稷 良耜秋報社稷

絲衣繹賓尸 酌告成大武

桓講武類禡 賚大封於廟

般巡狩祀四嶽河海

魯頌 四篇

駟頌僖公 有駟頌僖公君臣有道

泮水頌僖公修泮宮 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商頌 五篇

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玄鳥祀高宗 長發大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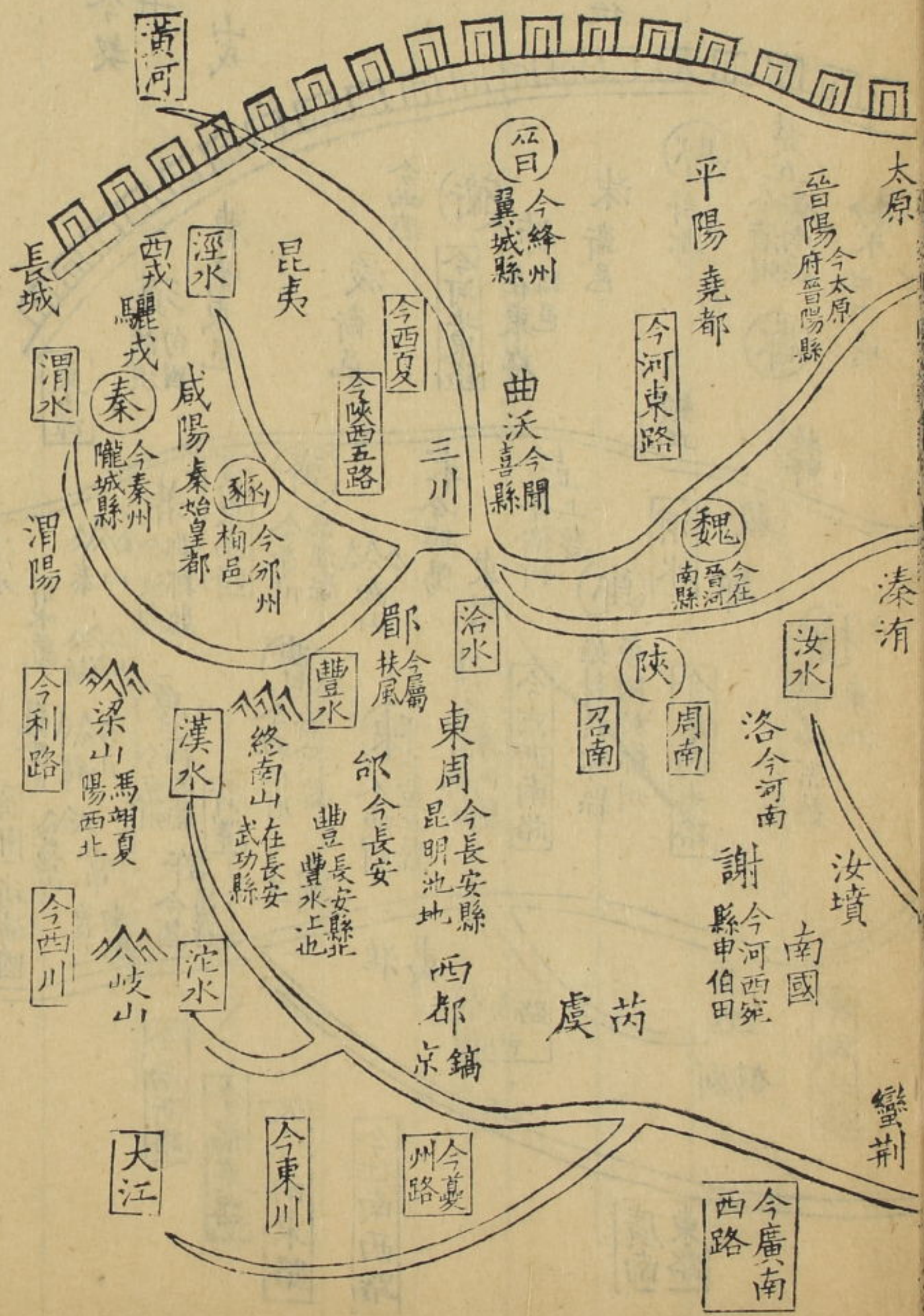
殷武祀高宗

右三百五篇 逸詩六篇

毛詩綱目







毛詩李黃集解圖

李迂仲毛詩圖譜詳說

二南皆文武詩而列於周召蓋周召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於周南之地者繫於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繫於召公

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於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本國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始至襄公凡十八君有詩者六代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為西  
都成王宅洛邑謂之土城為東都東都即今河  
南周公往營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  
世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  
是王室下衰諸侯詩不復作故貶之謂之王國

變風

鄆邳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夷王厲王之闕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營丘是為齊凡五世至哀公  
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而烹之當懿王時齊  
之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自桓公  
已下無詩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之間

周武王封弟叔虞於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  
始作唐之地堯都也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  
僖至獻公有詩者四自惠公已下無詩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當宣王時命為大  
夫而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  
者四共公已下無詩

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為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  
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自成  
公已下無詩

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凡十五君至於昭公卒共

公立有詩者二自文公已下無詩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邠而出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流言之變居於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為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比敘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為豳國之風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變雅五十八篇自六月之後是也大雅正十八篇變十三篇自文王至卷阿為正雅自民勞之後為變雅

周頌之作按左氏傳曰武土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鄭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即位初

周公伯禽受封於魯十八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既薨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

商湯中宗高宗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代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時得五篇矣

黃實夫說詩總論

原詩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備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為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趣於文至周而後大

備此說盡之蓋自上古以來喜怒哀樂之情斯民之所不能一日無也惟其耳目之所聞見者純一而心志之所思慮者未廣善惡不知理亂不聞而愛惡之情未彰也至虞夏則僅有所歷矣然去古猶未遠也及於商之季周之始則其耳目之所更者益多而心志之所思慮者交至利害之畢見而愛欲之情生則動於中形於言有不自已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者人之情也其情不動而理已萌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此知其已發之和而不知其未發之中也故夫三百篇之

詩皆斯民喜怒哀樂之真情惟其情也不失其所以性人也而不失其所以天民情天性不可泯沒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故其詩為風為雅為頌否則非正音矣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雖未可盡信而吾夫子所刪者意其所謂發而不中節者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吾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溫溫乎其和可知而變風變雅之作雖悲愁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

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逮周德既衰斯民所謂直道而行者不可復見喜怒哀樂之中節而言辭歌詠之不如古雖有美有刺而必出於斯民之真情天下之公論孔子錄懿王夷王之詩而訖於陳靈瀆亂之事豈非三綱五常至是有不忍言者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而邵康節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夫後世名公大儒歌詠不絕物情景態一唱三詠傷時感事嗟歎不足寥寥乎短章浩浩乎大篇不可勝紀而曰無有乎爾何康節之薄後世也王澤之竭風俗大變古人情性之真非後世工於詞章者所能到歟三百篇之詩其

終始在於周可得而原之矣

觀詩說

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嘗思孔子之遺言而歎知味之學不傳於後世也試妄言之魚有魚之味熊掌有熊掌之味膾炙有膾炙之味食熊掌如無魚食魚如無膾炙吾方樂嗜乎此而又何暇外慕哉李翱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世或譏其言之過予竊意其必嘗啻其味而後有是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孔子於詩曰興於禮曰立於樂曰成孟子於詩曰誦於書曰讀非固岐而二

之也聖賢知味之學止於此而學者未之或思焉後世學詩如學禮誦詩如讀書是之謂不知味且六經之言皆天理也固不容或異而學者之於六經必有所從入也則不可不知其所以異春秋之書嚴褻貶於一字禮經之書辨度數於一辭典謨之書其事實易象之書其辭微至於詩所言非一國所作非一人而其義則非一體合而言之則出於斯民一時歌詠之真情而非有心於章句言辭之末或有意觸於此而起義於彼未必果有是物也或適感於今而有思於古未必果有是事也其美是人也則言其車馬之美衣服之盛而刺是人

也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而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其言周之盛則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言周之衰亦復以是形容之此當觀其哀樂之情而不必疑其時之不同也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周果無遺民乎是特憂之之辭耳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僖公果能復周公之宇乎是特願之之辭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味此章自見后妃處深宮之中其安閒和易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鳩比后妃也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詳味此章自見周公處危疑之地其雍容不迫之氣象如此而

不必以狼跋比周公也三百篇之義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長之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孟子所以尤長於詩也後世知味之學不傳而諸家之說不類漢氏之初詩分爲四魯詩起申公按漢書申公與楚元王俱傳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之門人卿所讀之詩不知何所傳今觀其書所引詩如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之句則其淵源自不正韓詩出於韓嬰雖時見於他詩至於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齊詩起於轅固今沒不復見惟魯人大毛公詩作詁訓盛行於世其後河間獻王得以小毛



公爲博士自漢以來學者率捨三家而從毛氏至後漢成靈時鄭康成爲之注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氏承滅學之後學者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不謂之注而謂之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公之學已得其旨而特爲之敷暢也自是以後說者愈多然桎於章句者不足見詩人之情而求通一篇者適足以戾三百篇之義詩固有一言而終篇詠之者所以見其言之不足而非有異義也固有一事而反覆論之者所以見其形容之不盡而非有異意也而皆必求爲之說無乃失之鑿故善說詩者當以無說爲說而不必求異於古人

也張橫渠云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固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陘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而觀詩之法也又云古人之心止乎禮義則能喜怒刺怨觀詩者亦須先自和暢大哉斯言竊嘗得其說而求於詩油然而自得難以告人學者試以心體之禮義自見而又安以紛紛之說爲哉孔子謂詩可以興者謂其吟詠情性足以起人之善意也可以觀者謂其止乎禮義足以知情性之正也可以羣者謂其心平氣和與物無競也可以怨者謂其優游不迫怨而不怒也舉是數者豈泥於言語文字間所能得哉伊川先

生嘗語人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哉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有驗嗚呼此讀書之法而知味之學也故子貢因理而悟詩子夏因詩而悟理者蓋亦以是得之

國風

案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征南注云於詩

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其次序不同是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風之正者故冠於篇首自邶鄘以下則說者不一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鄘國而衛在齊先檜在鄭後是不可以先後爲言也若以國地小大爲次則鄭小於齊魏陋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又不可以小大爲言也若以采詩之時爲次則雞鳴之作當遠在緇衣之前而列國之風必處衛詩之後是亦不可以采詩之時言之也

此數說皆不免牽合孔穎達亦嘗辨之然穎達之說則曰衛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故為變風之先然鄭武公夾輔平王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亦豈當在衛之後乎穎達又謂王人雖微不可過後於諸侯故以王次衛然王固不可後也王不可後則皆當為變風之首而何遜於衛乎至於論檜曹則又以國小言之何其自戾也蘇穎濱則又以國亡之先後為次其說曰最先亡者居後後亡者居先如檜曹已亡之國故最後之陳將亡之國則又先於檜然秦最後亡則列於唐魏之後邶鄘先為衛所滅而列於衛之先為變風之首則其說

不通矣紛紛之說將安適從乎張橫渠謂或以首惡或以過輕或以親疎遠近或以封建先後則又失之雜矣嘗深思之夏商之禮無傳矣雖孔子不得而知頌爵之制不存矣雖孟子不得而詳強立一說以為次第皆不免失之鑿試即聖人之意而順解之是亦孟子所謂嘗聞其略者矣夫道德一風俗同則不當有國風天下一家則列國一國耳其風俗豈容或異哉故曰國風云者以見其國異政家殊俗不可得而一之也周召雖風之正當商之季列國之風不能皆如二南之美故太史題之曰周南國風召南國風及風俗復變則列國隨異

故太史題之曰此衛國風也鄭國風也此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云耳當季札觀樂之時其列國之次序皆周太師之舊編其先後次第且不可得而知况更秦歷漢其先後未必盡如吾夫子之意又安得而知之乎姑循其本文言之則周失其綱諸侯擅相侵伐邶鄘衛皆商畿內之地而衛并邶鄘而有之是階亂之首也諸侯之強不知有王則天理絕矣聖人懼焉故次之以王或曰平王之詩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會同不脩包匭菁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

之詩而為國風傷之也吁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知天下有王也顧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正不正而遽降之哉周之東也鄭有功焉故以鄭次王自是而後風俗日壞禮義亡人倫廢不入於禽獸者幾希齊襄公淫穢之行國人怨之風俗之衰至此極矣雖聖人之後亦不能保魏踵虞舜之舊襲夏禹之餘唐本帝堯之國為

虞舜之裔今亦變矣聖人之遺風餘澤既泯則夷狄橫中國微秦本西戎之地至秦仲而始大蓋傷之也風變而夷不亡何待故以陳鄆曹之亡國繼之天下之理治亂相因亂極而思治者人之情也故極於下泉之思治而繼以豳國之變風以為變而克正者惟周公能之此姑循其詩之本文而論其所以為國風之意非敢以為次序之定說也若求為定說必孔子而後可生乎千百載之後而論千百載之前駕空鑿虛又安足據

族譜

周公

名旦文王子

召伯

名奭姬姓

莊姜

衛莊公妻

戴嬀

陳女嬀氏戴嬀

公孫文仲

字仲也

衛宣公

公子晉

黎侯

黎國也

伋

衛宣公孫伋

宣公二子

壽伋

共姜

共伯之妻

公子頑

宣公庶子

衛文公

懿公子

許穆夫人

公子頑女

武公

名和釐公子

莊公

名楊周卿士

莊姜

齊嫡女

惠公

名朔

宋襄母

衛文公妹

周平王母

申女

鄭武公

名掘突

將仲子

祭仲也

文公

名捷厲公子

高克

鄭大夫

太子忽

鄭太子

齊哀公

不辰癸子

襄公

名諸兒釐公子

魯莊公

名同桓公子

晉僖公

名司徒

晉昭公

文侯子

武公

莊伯子

獻公

諱諸武公之子

秦襄公

秦仲孫

穆公

名任好

康公母

晉獻公女

陳佗

桓公弟五父

宣公

杵臼莊公弟

夏姬

鄭女也

曹昭公

名班釐公子

共公

名襄昭公之子

管叔

鮮文王子

蔡叔度  
文王子

祈父  
司馬也

家父  
周大夫家父字

皇父  
六卿之首

譚大夫  
名國

申女  
姜姓之國

靈公  
名平

襄  
其字

亶父  
大王

太伯  
大王長子

姜嫄  
后稷之母

大任  
文王母

大妣  
文王妃

召穆公  
康公十世孫

凡伯  
周公之胤

芮伯  
芮國伯爵

仍叔  
周大夫

尹吉甫  
周卿士

仲山甫  
四嶽後

韓侯  
姬姓

南仲  
文王臣

休父  
重黎後

微子  
紂庶兄

二王之後  
杞宋

文母  
大妣也

季孫行父  
季文子

正考甫  
孔子先

宋濬公  
孔子祖

魯僖公  
閔公兄

城  
有城氏國名

公劉  
后稷曾孫

四詩傳授圖

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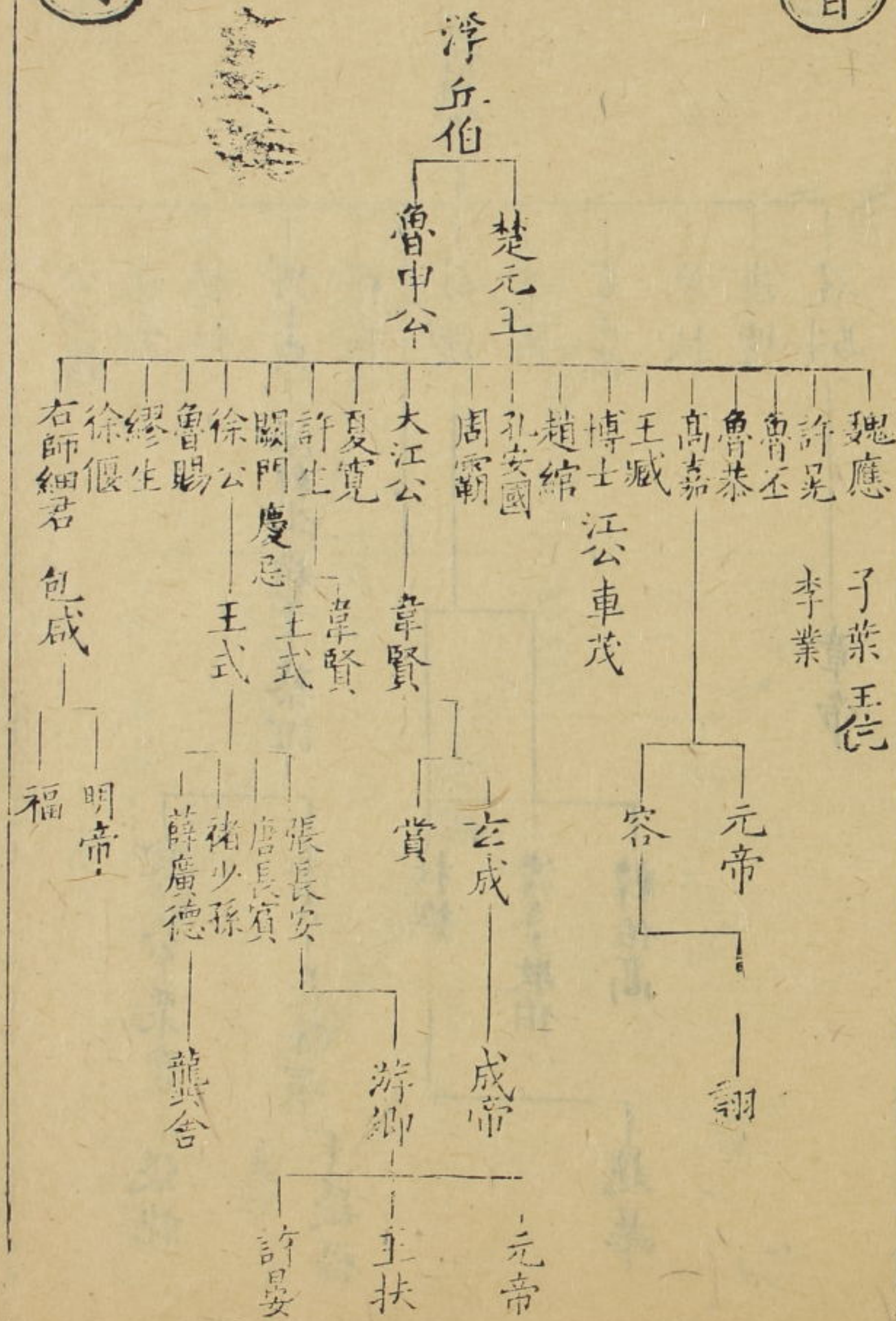
韓詩

齊詩

毛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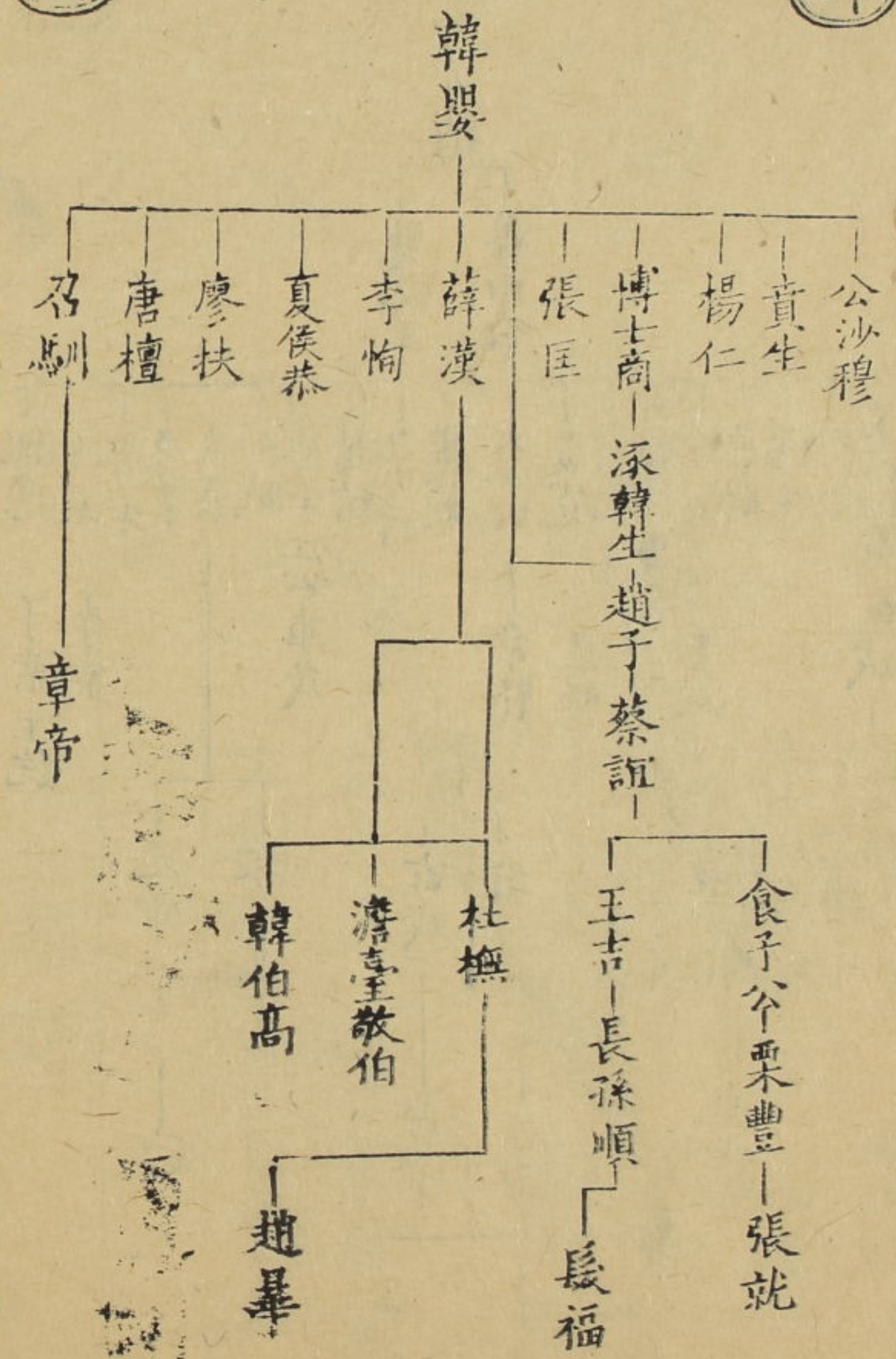
魯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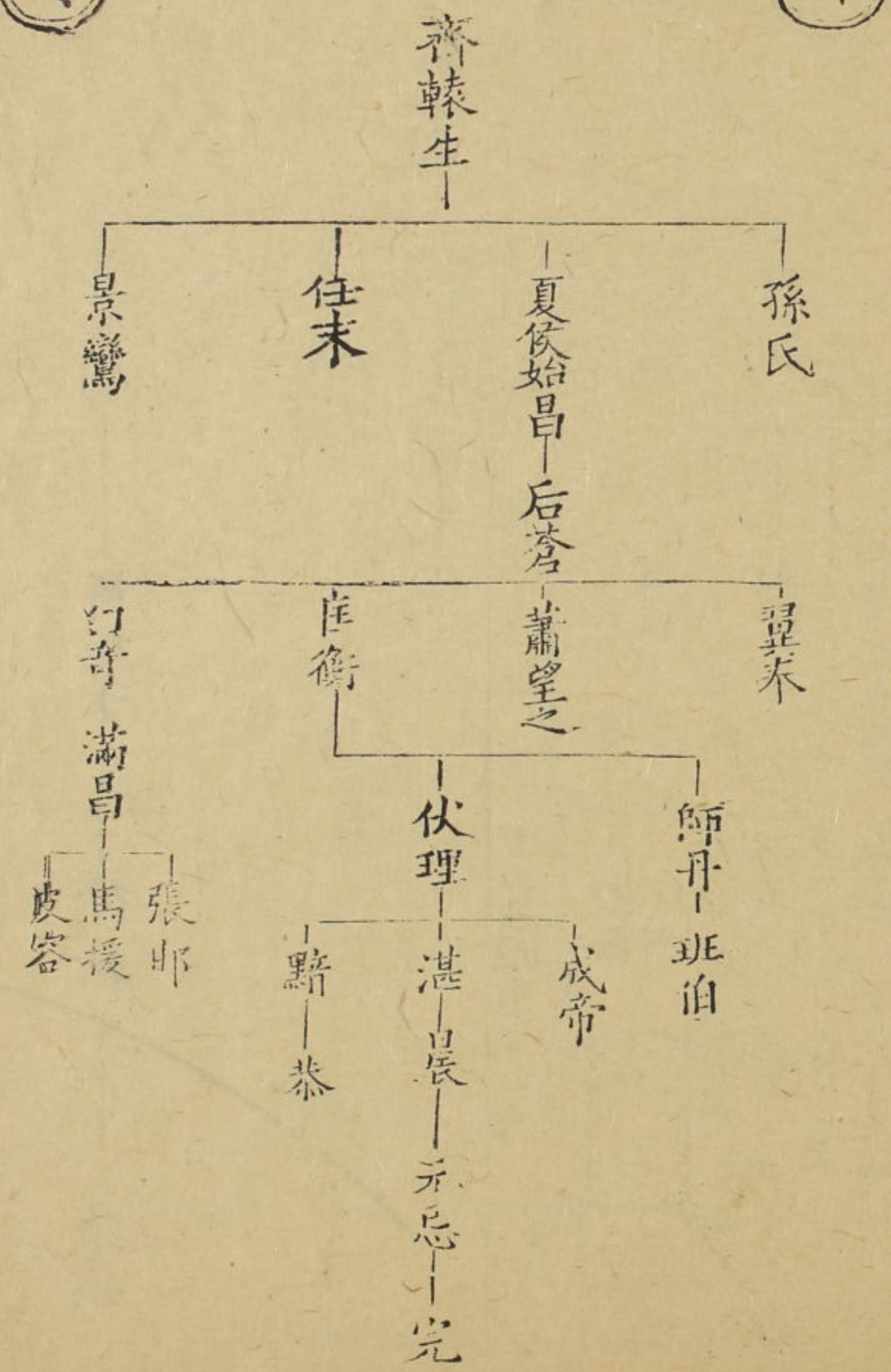
韓

詩



齊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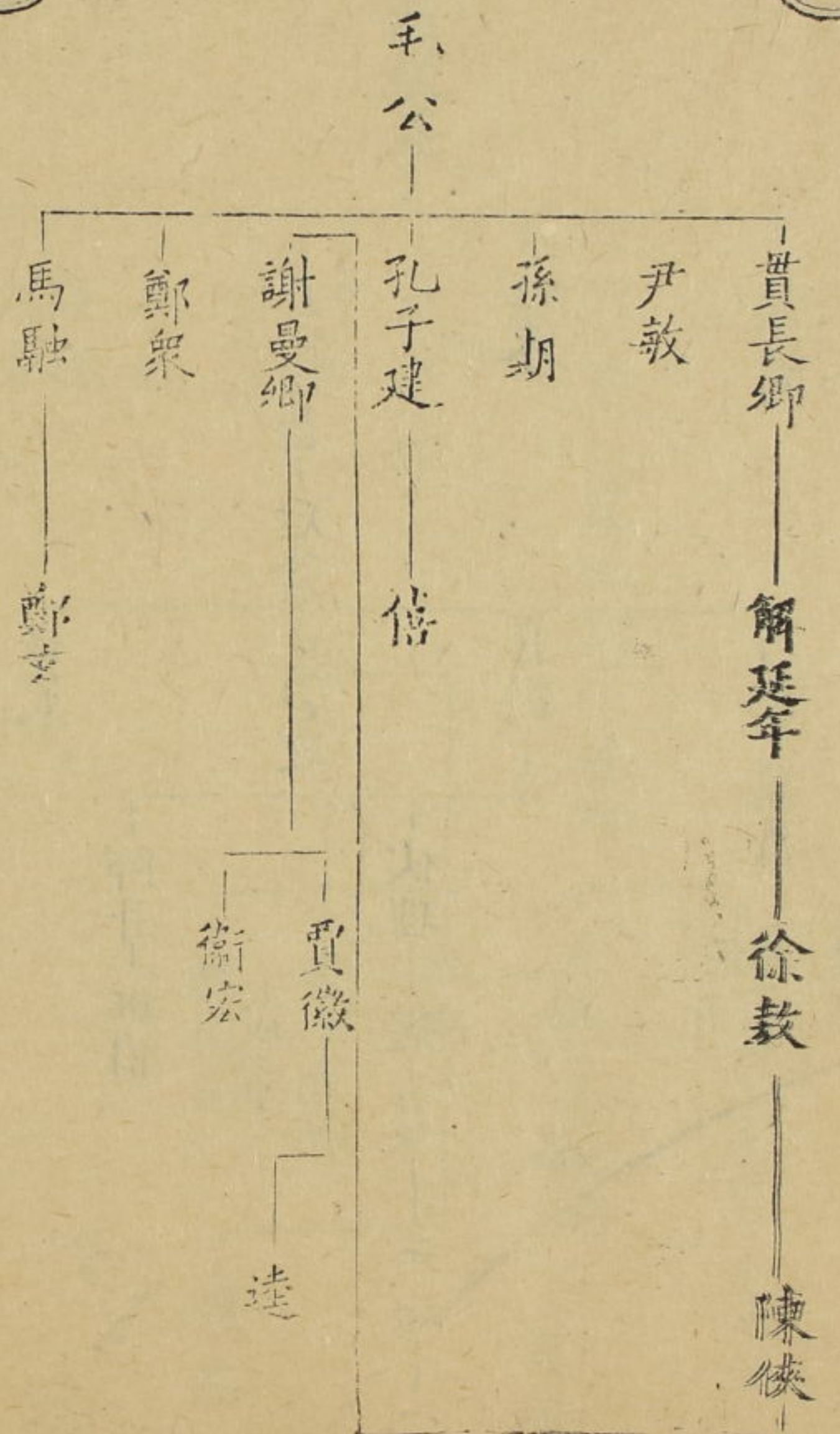
詩經卷之六

十三

李十一

毛

詩



十五國風譜

文王

詩三十六篇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召南

鵲巢

采芣

標有梅

小星

采蘋

行露

羔羊

八小

鹿鳴

四牡

采芣

伐木

天保

出車

杕杜

皇矣

早麓

思齊

武王

詩六篇

二召

甘棠

四小

魚麗

南陔

周頌

四篇

時邁

桓

成王

詩

二十三篇

雅

小雅

常棣

采芣

由庚

南山

有臺

菁菁

者莪

十三

文王

大明

縣

假樂

下武

生民

文王

有聲

行葦

頌

二十七篇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清廟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載見

有客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芣

良耜

絲衣

閔予小子

離

昊天

有成

維天之命

騶虞

詩七篇

破斧

伐柯

九罭

懿王

無詩

時一國

有詩

齊

風始

變五篇

哀

難鳴

公

康王

無詩

昭王

穆王

共王

無詩

時亦

無詩

僖王

無詩

時一國

有詩

齊

風始

變五篇

哀

難鳴

公

懿王

無詩

時一國

有詩

齊

風始

變五篇

哀

難鳴

公

懿王

無詩

時一國

有詩

齊

風始

變五篇

哀

難鳴

公

懿王

無詩

時一國

有詩

齊

風始

變五篇

哀

難鳴

公

懿王

無詩

時一國

有詩

齊

風始

變五篇

哀

難鳴

公



著 東方之日

孝王 無詩 時亦無詩

夷王 無詩 時

一國有詩

衛風始變一篇

厲王 變雅 五大

民勞 板蕩

時一國有詩

陳風始變二篇

夷厲 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檜風始變四篇

匪風 隰有萋楚

共和 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篇 僖 蟋蟀

宣王 詩二十篇

唐 風始變一

祈父 我行其野

陳 風三篇

時三國有詩

衛 風一篇

陳 風三篇

秦 風

始變一篇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兩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采芣 黍苗 漸漸之石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平王 詩六篇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有詩 衛風四篇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唐風七篇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陳風一篇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三國有詩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燕 簡兮 泉風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竹竿 伯兮 有狐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桑中 鷄之奔奔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十畝之間 伐檀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齊風六篇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導大路 女曰雞鳴

幽王 詩四十五篇

秦 風

毛詩李氏注卷之四

十五

通志堂

鄭風十三篇

昭有女同車 公東門之墀

山有扶蘇 風雨

揮兮 佼童 出其東門

褰裳 子衿 揚之水

野有蔓草 秦洧

惠王

無詩 時三國有詩

唐風二篇

獻 萬生 采芩

曹風一篇

昭 蜉蝣 公

衛風二篇

戴 文 載 駢 一 定之方中

襄王

無詩

時三國有詩

衛風三篇

文 蝮 棘 相鼠 千旌

陳風二篇

宣 防有鵲 公 巢

月出

秦風五篇

穆 康 黃鳥 晨風 權輿 四 渭陽

惠襄

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衛風一篇

文 木瓜 公

頃王

無詩 時二國

有詩

曹風三篇

共 候人 鳴鳩 公 下泉

陳風二篇

靈 株林 公 澤陂

匡王

以下無詩

右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其篇名則各以時世考之

